

創作指

導講座

關於小說的話

郁達夫

小說到了現在，似乎也同議會政治，獨裁政治一樣，走進了一條前路不通的死弄了。但是十九世紀以下一直到二十世紀初半為止，却的確是小說獨盛的時代，就是在最保守舊習，最尊重國故的中國，這中間小說也盛極一時，雖然好的小說在中國獨不會出現幾多，然而改頭換面的下劣抄襲小說，與夫舊時的通俗小說的翻印，由量上統計起來，怕也敵得過英德法三國的小說全部。一八九二年，當左拉的La Débâcle的英譯本出世的時候，在週刊 Weekly Times and Echo 誌上，曾有一段左拉與該誌記者 Robert H. Sherard 的談話發表。左拉於詳說他的做這篇小說（英譯名 The Downfall, Translated by Ernst A. Vizetelly）的苦心與夫內容的錯綜之

後，更申述他對於小說一般的態度說：

『我的寫小說，常懷有着一箇較更嚴正的目的在的，並不是光爲使人娛樂而纔執筆。對於小說的這一種表現形式我是付與牠以一箇重大意義的——我覺得牠和抒情詩相並，是文學表現的最高形式，正如在前世紀裏，戲劇曾經是文學表現的最高形式一樣——正是爲此之故，所以我選取了小說這一箇形式來發表我的意見給世界大衆，以小說來說出凡是迴環在有思想的人們的腦裏的一切關於社會，科學，心理的問題。若不是如此的話，那我或許選取了另外的一種表現形式而將我的意見發表了也說不定。今日的小說地位已經不同前世紀一樣了，已經從茶餘酒後的消閑文字堆裏鑽脫了出來而提高了。那時候的小說只是消磨無聊的時刻的消閑之具，其地位之低，係介在荒唐寓言與田園牧歌之間的東西。今日的小說却是包括着，或者是被作成了包括着一切的一種文學形式；正因爲我的信條是如此，所以在這意義上我是一箇小說家。我以爲我自己

對於思想界關於有些問題不得不提呈一些貢獻，我之選取小箇這一說形式，就因為她是最好的手段而作這些貢獻之故。」

這就是左拉對於小說的信條，這實在也是在十九世紀中的小說的實際情形。所以在這前後，英德法意各國，小說的出產特多，而好的小說也真層出不窮，在小說這一門類裏建立起了輝光燦爛的金字高塔。在小說技巧這一方面，也差不多把所有的鑛脈都掘盡了。

世界大戰起來之後，接着就有了各國的政治的變動，思想文藝界也自然不得不受這大浪的波及，於是戰後的文藝界，有因苦悶而主張破壞一切的法國顏頤衣士姆，與嫌平淡而抗爭的意國未來派等的興起。同時因科學的進步與生活的緊迫之故，戰後的歐洲，覺得光是白紙上的黑字，光是平面上的空談，不能滿足一般的慾望了，所以主張文藝是宣傳的人們就有傳單口號式的文學的創製，想於最短的時間裏得到最大的刺激者就有及時（timely）狂舞的發見。天花亂墜，百鬼應行，時代在暴

風雨裏，The age of Revolution 之後，是 The age of Jazz 的世紀了。晝夜顛倒，上下易位。外界的狂風暴雨來得愈大，內部的麻醉刺激要求得愈深。在這一當兒。小說的功効，顯見得不能和在十九世紀的時候一樣，再維持牠的特有的地位了。於是集科學之大成，把現代人所要求的一切都容易表現出來的電影，就應運而生。取了牠的地位而代之。所以若照左拉之說，則左拉假使生在現代的話，那他將不做一個小說家，而在經營電影。做一個名導演與高級的 Scenario 的編者無疑。因為電影是最易於傳播思想的現代新興藝術。

所以現代的電影一出來，一切舊時的各種藝術的精華都被牠吸收了去。溶成了一爐。造出了新樣。於是演劇本的舞臺，述情節的小說，挑撥肉感的跳舞。怡神悅耳的歌聲——Sound Picture——，奏送和音的樂器。甚至於抒寫真情的詩句，都不得不受牠的影響，完全屈伏在牠的脚下。近年來歐洲劇場的不振，新小說出版的減少，文學界的衰落，雖說是由於一般人對於藝術的觀念的變更，然而實際上却也是

因這一個聲光的巨獸在那裏作怪的緣故。

所以我說，小說到了現在，似乎也同議會政治，獨裁政治一樣，走進了一條前路不通的死弄了。不過凡事窮極則變，是一定的道理。既有了五六百年的光榮歷史，與幾萬萬人的曾經愛護維持，就是現在也不知有幾千萬人還在盼望牠的復興的這小說，也終不能就此滅亡。是以最近的小說界，似乎又在醞釀着新的革命。關於這新的方向，若想簡明地來解說分析的話，那我們却不得不把牠分成兩部分來觀察。就是第一，技巧上的革新，第二，內容的變換。

新的小說的技巧，似乎在竭力地把現代人的呼吸，現代生活全的景和拍子，縮入到文學裏去。最淺近的例，譬如所謂新感覺派與表現主義的技巧。就是如此的。造句務求其奇矯而有力，敘事又致意在簡潔與深沈，無論是那一節或那一句文字，你漫然讀去，總覺得不容易懂得，必須費盡腦筋，思索好久，纔能意識到牠的好處，看出來牠的真意。當然這些文字，並不是空弄弄文筆，光修飾修飾外表的前代

技巧派的模仿，牠們是都有背景，都有深意存在着的。至如咬文嚼字的文章遊戲，堆砌彫琢的耽美精神，則中國的六朝金粉，歐洲世紀末的象徵作家，都已經受世人的厭棄而失去了牠的存在理由了，所以新小說的技巧，是係和內容緊接在一氣的技巧，並不是塗抹在俗婦面上的濃艷的粉白黛綠。

其次是新的小說的內容了。新的小說內容的最大要點，就是把從前的小我放棄了，換成了一個足以代表全世界多數民衆的大我。把一時一刻的個人感情擴大了，變成了一時代或一階級的匯聚感情。一樣的是一個人生，從前的小說裏的人生是以人生一代之中最有餘裕的純情時代爲主的，譬如三角四角的戀愛小說，挑撥肉感的性慾小說之類就是。現在的小說却不然了，表現人生，務須拿住人生最重要的處所，描寫苦悶，專在描寫比性的苦悶還要重大的生的苦悶。因爲性慾不就是人生的全部。人的一生，在男女的性交之外，重要的事情還不知有多少。人生的重要意義，若只在戀愛的話，那一部小說，或千部萬部小說，只須接連描寫着十幾次。最

多也不過百次的性交形容狀貌，男女主人公就都可以脫陽而死了，床第之外，更還有什麼社會世界呢？這就是新舊小說的著眼不同之點，也就是小說到了極路面在作新的飛躍的預備。

上舉的兩部分，就是小說的新的技巧和新的內容的溶合的結果，創生出來的新的小說，自然地成了一種新的小說的形式。關於這些小說的新型的話，內容較為瑣碎，說起來多少總要涉入專門的領域內去的，想總已有專家在那裏分擔講解了，我在此地總算只抽象地說明了一個大概。

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八日。